

真保裕一

惊天雪地

WHITEOUT
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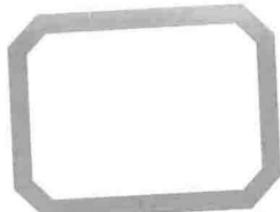


冰天雪地

WHITEOUT

(下)





电影小說 PX11

冰天雪地

作者：真保裕一

譯者：賽琪

發行人	潘意平
執行編輯	王綺
美術編輯	朱怡潔
發行所	加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	台北市和平東段二段18巷14號
電話	(02) 23620202 · 23622251
劃撥帳號	17733898
製版	華翊電子製版公司
印刷	科樂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經銷	東立出版社直銷部
香港總代理	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電話	23862312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132號

2000年10月20日初版

定價／150元

ホワイトアウト

WHITE OUT by Yuichi Shinpo

Copyright ©1999 Yuichi Shinp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,
Tokyo

Complic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Yuichi Shinpo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

二月的奧遠和

後記

5
245

冰天雪地

WHITEOUT

(下)





二月的奧遠和

後記

五
245

冷冽的空氣從吸出管的閘門流進來。

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，在一片黑暗的水輪機房裡，富樺上半身穿著內衣，鑽進吸出管裡面。頭盔的燈光照在吸出管的鐵壁上，指引他前進。

巨大的鐵管似乎張著黑色的大嘴，在富樺脚下等著他。下方八公尺處，J字型向下凹陷的底部，還積留著很多水，被頭盔的燈光一照，立即反射出蕩漾的波光。

連接放水路的管子隱藏在黑暗中，燈光照不到。往前三公里的地方，就是通往遠和川出口的放水口。

根據發電機的水輪機直徑來估計，儲存在吸出管底部的水，應該相當多，深度一定不淺，富樺在到達放水路以前，必須游過這一攤冰凍的水。

富樺從閘門口縮回上半身，晃動著身體，重新繫緊頭盔的帶子。這裡面雖然比外面溫暖，可是，大概也只有十度左右。他脫下襪子，只剩下身上的內衣，寒氣逼得他身體直發抖，但是如果因為這點寒冷就害怕退縮，就別想在冰凍的湖水中游泳了。

富樺把脫下的衣服、引火用的手冊，以及撿來的毛巾，一起捲成球狀，再用塑膠布包裹好幾層，其他重要東西也用繩索綁起來，以防被水弄溼。為了以防萬一，他也把自動步槍用塑膠



布包起來。

靠著頭燈的光，富樺將先前綁在繩索上的幫浦、面罩、衣服與槍，往吸出管裡面放下去，繩索一端綁在自己的腰部，而關係自己性命的另一條粗繩子則綁在閘門上。

準備完畢，富樺在水輪機房的黑暗中不停地深呼吸，再活動一下僵硬的身體。

(必須趁現在讓體溫稍微提高一點。伸縮、跳躍、原地踏步，這樣還不夠，還得用手掌拍打全身，盡量促進血液循環。好了，現在要開始這段辛苦的黑暗大逃亡了。)

富樺抓住攸關性命的繩索，先把腳伸入吸出管裡面。

赤裸的腳底緊貼著如冰牆般冷冽的內壁，往下走兩公尺，來到凸出的部分，腳已經碰不到管壁了，他整個人被粗繩索吊著，懸在半空中。

富樺抖動著身體，稍微維持體溫，再往下放繩索。

當他的腳尖略微碰到水面時，一陣冰冷刺痛的感覺讓他本能地把腳縮回來，那簡直就像置身在大冰塊上，凍得他全身顫抖、肌肉緊縮，這裡的水溫大概只有零度。

(忍耐吧！無論如何我都得進入放水路！發電機已經停止運轉了，放水路裡面應該已經沒有水，所有的水照理說都已經流到遠和川裡去了。就算還殘留著水，也只會像小水窪一樣，不構成威脅的。而且，我若在這裡猶豫浪費時間，說不定恐怖分子已經進到水壩裡面來了。)



富樺下定決心，兩腳用力一踢，特地把冰冷的水往身上潑。水滴濺在胸部、肩膀、背部，就像被冰針刺到般，疼痛傳遍全身。

富樺的身上沒有塑膠布可防水，他擔心頭燈泡在水裡面不知道可以支撐多久，所以不敢猛然往水裡面跳。

他慢慢放下繩索，身體漸漸浸入水中，霎時痛與冷奪走了全身的熱能，在這種低溫的環境中，他實在無法預料自己的身體可以撐多久，索性快速地放下繩索，一口氣讓水浸到肩膀。

放掉繩索，他抬起頭開始仰泳。當他伸出手腳想划水、踢腿的時候，極度的冰冷使得他的血液與肌肉凍結，整個人就像溺水者般掙扎著，連心臟都感到刺痛起來。他咬緊凍得閼不攏的牙根，奮力讓快凍僵的手腳動起來。

富樺轉動著動作遲鈍的頭，利用頭盔的燈光確認放水路的方向在右邊大約二十五度的位置。他看到十公尺前面有個半圓形的放水路，它的天花板往裡面一直延伸下去。

僵硬的身體無法隨心所欲地前進，因此富樺吞了好多口湖水，就算他努力吸氣，仍然沒辦法順利浮起來，彷彿進入身體裡面的水比空氣還多。極度冰冷的水直接襲擊著太陽穴，讓富樺不禁幻想著，如果是盛暑季節來喝這樣冰冷的水，不知道該有多好。

富樺慌亂地划動手腳，終於來到腳踩得到底的地方，現在是用走的反倒比游的快。他雙腳站穩，划開水面，爬上吸出管的斜坡。地面上大概長了青苔或水垢，富樺覺得走在這裡比走在



冰的表面上還滑。

吸出管裡的溫度比發電廠內低，不過比起冰冷的水裡要溫暖多了。富檉上半身從水裡上來後，漸漸感覺暖和起來。

放水路裡通常是根據水量的多寡來控制水位的變動，因此設計成很寬的扁平型切面。天花板部分考慮到壓力，做成半圓形，可是地板卻是中央略為凹陷的曲面，這可能跟水流特性有關吧。現在放水路的中央大約殘留了二十公分深的水。

富檉一上到放水路上，就一邊快速地搖動身體，一邊解開腰部的繩索，並收緊繩索，想把綁在另一端的幫浦、面罩、衣服與槍趕緊收回來。

大概是在途中失去浮力的關係，幫浦落在吸出管的地板上拉不動。如果硬拉，萬一繩索斷了就麻煩了，因此他再度回到冰冷的水裡面，靠著頭燈的照耀，收回幫浦、槍以及用塑膠布捲起來的衣服。

就在這時候，富檉聽到上方傳來低低的「轟」一聲。

(是爆炸的聲音！恐怖分子想把已經封閉起來的出入口再度炸開。)

敵人的行動比預料中來得快！富檉才剛進入放水路，目的地還在遙遠的另一端。

富檉把背帶穿過手腕，背起幫浦，束緊腰帶，抱著用塑膠布包起來的衣服與槍，在黑暗的放水路中快速奔跑起來。



富樺並沒有破壞發電廠內的舊控制室，只是鬆開開關桿而已，其他的都維持原狀。電力公司設計的電腦程式是，如果有人不小心破壞了配電盤或開關，就會自動切換原有的回路，發電機的操作系統就會自動切換成由管理處控制室來操作，所以專程切斷回路就沒有意義。這麼一來，恐怖分子如果進入舊控制室的話，只要拉回開關桿，就可以再度開始發電。

奧遠和發電廠設計的縱軸法國型水庫，發電機最大用水量為每秒一百噸，是大容量的機型。如果三個發電機全部啟動，那麼水流量將提升到每秒三百噸。在這樣的水流速度中想要順利行走，根本辦不到，只會像是一隻被丟進洗衣機的小蟲一樣，馬上就被沖到放水口去。

富樺已經沒有時間了，恐怖分子可能已經走到下面的水壩監察廊，雖然電梯停了，可是不管他們選擇哪一條路到舊控制室，長度都不可能超過三公里。

就算啟動發電機需要一些時間，富樺依然沒有勝算，他遲早會被沖進放水路的水流沖到放水口去。

富樺赤著腳，穿著溼漉漉的內衣，在黑暗的放水路上全力奔跑。大約跑了二十公尺左右，才到達二號機與三號機的放水路會合處，這只是全長的百分之一，富樺越來越覺得往放水口的這三公里路，是一條毫無生機的目標。

在冰凍的水中游完泳後，緊接著是漫長的放水路裡面長距離賽跑。富樺啪擦啪擦地踢著水，規律的脚步聲和紊亂的喘息聲，在黑暗的放水路中迴盪著。頭燈上下左右激烈地搖晃，圓



形光圈也在無止境的隧道中劇烈晃動。

中學時代的長程賽跑中，有三千公尺競賽，可是到底需要幾分鐘才跑完全程，富樺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不過應該不止五、六分鐘吧！以富樺目前身體凍僵，又背著幫浦與自動步槍這些重裝備的情況，可能要花上好幾倍的時間呢。

（最少要花上二十分鐘！）

富樺靠著頭盔的燈光照亮前方，一邊跑，一邊準備好隨時戴上面罩。他打開幫浦高壓管的節流閥，讓面罩隨時可以輸送空氣。

（就算可以呼吸，如果不減少被水沖走的時間，心臟凍僵的話，那就玩完了。到時候不只是被沖到大白水壩，可能還會直接沖到吉岡那裡。）

富樺穿越緩緩轉彎的放水路，前面就是直線了，可是他仍然看不到出口的亮光，半圓形的天花板無止境地延續著。

他不斷喘息著，心臟好像要跳出來一般。

（出口還沒到嗎？前方似乎看得見放水口的亮光。）

就在這時，富樺一個分神，整個人摔了出去，幫浦反打在他的背上痛得他幾乎失去知覺。

更糟的是，摔倒時的撞擊力弄壞了頭盔的燈泡，燈熄滅了，周圍瞬間被黑暗包圍。

富樺好不容易站起來，再按一下燈的開關，結果還是一樣不亮，敲打頭燈也沒反應，看來



是保險絲斷了。這時，前方卻連一絲亮光也都看不見。

富樺無計可施，只好用手摸索，尋找自動步槍跟包裹衣服、手冊的塑膠布。他在冰冷的水裡面爬來爬去，好不容易終於摸到，正要站起來的時候……

背後傳來一陣「轟轟」的水聲！

（發電機開始啟動了！再過不到一分鐘，每秒三百噸的水就會沖過來了！）

富樺反彈地跳了起來，再度在放水路中奔跑。

這陣「轟轟」的水流音量絕不輸給昨天水庫洩洪的聲音，水位漸漸升高，並且從背後轟隆地一路響過來。

已經沒時間了，再怎麼努力跑，富樺還是會被水沖走的。

富樺沒有辦法邊跑邊戴上面罩，於是停下來把面罩戴上，綁上帶子，穩穩地將面罩固定在臉上。

（如果水勢將面罩沖走的話，那自己肯定玩完了。）

他打開幫浦快速地將空氣送往面罩，抱緊行李，第三度在放水路中狂奔起來。

黑暗中背後有水聲追來，富樺回頭看，也只看到一片漆黑。緊逼在後面的怒濤就像追殺敵人，一點都沒有現身的意思。

（這裡距離放水口還有幾百公尺呢！水已經逼進到什麼地方了？）



富樺不知道也不敢再去想，只有閉著眼睛，在連出口都不知道哪兒的黑暗放水路中，奮力地奔跑著。

背後的水聲突然變大，水已經越過剛才那個轉彎，逼近到不遠處。富樺停下腳步，盡全力將衣服抱緊，因為如果衣服掉了，他絕對無法穿著溼答答的內衣，在雪地中行走五公里的。

轟隆隆的水聲逼近耳邊，背後可以感受到強烈的風速，富樺彎下身體，擺出可以承受水流衝擊的姿勢，右手緊抱包裹，左手盡力壓住面罩。

水花濺到腳了，就在富樺這麼想的一瞬間，身體已經被水沖走。

富樺陷在洪流中，無法分辨上下左右，頭盔被強力的水流撞到某個地方，巨大的水柱就這樣無情地把富樺的身體沖走。

30

窗外傳來爆炸聲，打破了寧靜的下雪早晨。

那是前往水壩的恐怖分子將曾經破壞過一次的出入口，又用更多的炸藥炸得瓦礫四處亂飛的聲音。

(進入奧遠和之後，究竟聽過幾次這種爆炸聲呢？)



千晶在心裡自問著。

在銀色大道的隧道裡千晶聽到兩次；昨天晚上，恐怖分子把操控員關進水壩之後，為了截斷他的生路，又聽到五、六次。至於耳邊不時聽到的自動步槍射擊聲，似乎永無停息。

而現在又……每一個聲音的背後，都有她不願意想起，令人感到厭惡的事情。

千晶蹲在管理處的四樓，靠近控制室的走廊一端，聽著巨大的爆炸聲。

這時，她的左手被手銬銬在樓梯扶手的粗柱子上，直立排列的金屬柱子，看起來就像圍住她的籠子一般。

雖然千晶覺得自己很沒用，可是，她還是努力地搖晃扶手，想要掙脫手銬的束縛。以女人纖細的手腕來看，是不可能搖得動柱子的，這一點她一開始就知道。

她現在只能像動物一樣，被銬在冰冷的走廊一端，等待男人們從水壩回來。在想逃出水壩的操控員被沖到遠和川之前，她只能乖乖坐在這裡。

千晶絕望地環顧著四周。正面是往下走的樓梯，右邊是廁所，背後是已打開的控制室的門。左邊有一整排的窗戶，其中一片玻璃被拿去裝在昨天被笠原開槍打破的控制室窗戶，因此現在從那裡吹進來的風夾帶著冰冷的雪花。

(手可以構到的範圍中，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當作武器呢？)

千晶四處張望，搜尋著對自己有利的東西。